

Vivibear
作品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Flora 花神^下

Vivibear
作品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神下 /Vivibear 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104-03148-2

I. 花… II. V…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8638 号

花神(下)

策 划: 宋宝强

责任编辑: 黄艳华

特邀编辑: 刘晴晴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0mm × 90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301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3148-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花神

CONTENTS · 目录



- ① 米兰特少爷的款待·001
- ② 与少年杀手的相逢·009
- ③ 第一次的合作·017
- ④ 少爷的怒意·025
- ⑤ 教母玛德琳娜·034
- ⑥ 伯爵先生的回归·042
- ⑦ 暗夜下的交易·048
- ⑧ 艾玛的撒手锏·056
- ⑨ 来自北欧的温暖·065

- ⑩ 将错就错的新闻·073
- ⑪ 走不到尽头的路·082
- ⑫ 终于要说再见·090
- ⑬ 珍惜身边人·098
- ⑭ 留不住的人·107
- ⑮ 森林里的天然画室·117
- ⑯ 和伯爵独处的夜晚·125
- ⑰ 阿方索的秘密·133
- ⑱ 被揭穿的身份·142



- 30 无法再继续的梦想·254
- 31 没有了翅膀的天才·265
- 32 永别了,罗密欧·276
- 33 阿方索的悲伤·285
- 34 帕克的选择·293
- 35 Don 的真面目·305
- 36 最后的结局·316
- 尾声·322
- 番外 十年·326

- 19 牙齿里的秘密·151
- 20 同居生活的开始·160
- 21 静香的约会·172
- 22 罗密欧的罗马假日·180
- 32 记忆中的雏菊少年·189
- 24 球场上的阴谋·197
- 25 伯爵的愤怒·206
- 26 残酷的真相·215
- 27 罗密欧的秘密·226
- 28 佛罗伦萨的暗杀·234
- 29 米兰特的复仇·243





米兰特少爷的款待

建于古罗马时期的奇韦塔维基亚，滨临意大利的第勒尼安海，是拉齐奥地区最为繁忙的港口城市。早在公元前106年，这里就被罗马皇帝图拉真下令开放成为了对外的港口。每天凌晨时分，来自世界各国的货船陆陆续续就开始靠岸，巨大的起重机忙碌地卸载着沉甸甸的集装箱。同时，每天也不断有货轮从这里驶向撒丁岛，西西里，巴塞罗那以及更远的非洲和亚洲。

在绵长的海岸线一端，矗立着一栋孤零零的海边别墅。阳光和轻风自由地流转在那纯白色的外墙上，带有古罗马风格的拱形门前有点点光斑跳跃着，仿佛碎金般熠熠生辉。

此时在别墅二楼的一个房间里，被带到这里的宫流夏也刚刚恢复了意识。她模模糊糊地睁开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头顶上那片陌生的天花板。

这里……是哪里？

她愣了愣，有些困惑地揉了揉涨痛的太阳穴，昨晚残留的记忆点点滴滴开始涌入了脑中……

对了！她被那些劫匪抓了起来，半路上还被莫名其妙地弄晕了过去，之后再发生了什么已经完全记不清了……

就在她拼命回忆的时候，旁边忽然传来了一声轻笑。

流夏冷不防被这笑声吓了一跳，下意识转头朝那个方向望了过去。海风吹起了香槟色的窗帘，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投射进来，将房间里的一切都染成了淡淡的金色。在一瞬间，她看清楚了沙发上的那个男人。

那位曾经和她结过梁子的米兰特少爷正坐在那里，还笑得十分愉快。

他依旧穿着非常适合自己的 Missoni 针织外套，明亮绚丽的色彩配合着奇诡的抽象几何图案，在视觉上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协调，就像是直接晕染了天上的彩虹般令人惊艳。他那茶色的头发在明媚的光线下闪耀着琥珀般的色泽，嘴角浮起的笑容有点妖媚，有点蛊惑，有点难以捉摸，眼角下的那颗泪痣更是性感得无可挑剔。

“早上好啊，流夏。”米兰特略带笑意地看着她，握烟的手指若有若无地滑过嘴唇，一缕轻烟从唇边飞出，轻盈飘逸，瞬间就消失在了空气之中。男人抽烟的姿势有很多种，但能抽得如此优雅迷人的却是寥寥无几。

流夏平稳了一下自己的呼吸，让自己先慢慢冷静下来。之后才开了口：“玛格丽特呢？她在哪里？”

米兰特扬起嘴角微微笑：“放心，她就在你的隔壁。”说着，他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流夏，眼中掠过了一丝促狭的笑意，“衣服好像还挺合身。”

流夏有些不解地低头一看，脑袋里顿时轰的一声炸开了……她身上的衣服居然不知何时被换成了一套浅粉色的睡衣！

这个发现可是将她吓得不轻，脸上的表情更是随着心念转动而变得阴晴不定。

“是你……昨天……”她的声音不由也放低了几分。

“那么，你是不是该感谢我呢？”他显然是猜到了她想要问什么，却并没有否认，反而笑得更加狎昵暧昧。

“你！”流夏只觉得有灼热如火炙的感觉直往上涌，接下来的反应就是想

给对方狠狠一拳。但这个念头只是在脑中一闪而过，她立即意识到了什么，很快又再次冷静下来。

见她什么动作也没有，米兰特倒似乎有点失望，“哎？我还以为你会再次施展你的好功夫呢。上次的那一招铁板手掌我可是记忆犹新啊。”

流夏皱了皱眉：“既然你能这样泰然自若地和我共处一室，应该是早就预料到我不能对你不利吧。那么我又何必白费力气呢。”

“没想到你这个时候还能这么冷静。”米兰特颇为欣赏地挑了挑眉，“你猜得没错。昨晚弄晕你之后，我特别让人替你注射了一点东西。不过不用担心，这东西只能暂时让你肌肉无力而已，并没有任何副作用。”

流夏心里一惊，下意识地想要抬起手，却发现自己浑身绵软，果然就像是被抽去了筋骨一样无法使出力气。

“这么卑鄙的招数也只有你才想得出来。”她鄙视地瞥了他一眼，“不过对于为了一幅画而绑架小孩子的人来说，这也根本算不了什么了。”

米兰特依旧笑得灿如桃花：“卑鄙吗？无所谓。对我来说，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至于用什么手段，那都是无关紧要的。”说着，他站起了身向外走去，到了门边的时候又停下了脚步，“对了，别怪我没提醒你，这个别墅的周围都是我的手下，所以最好放弃想要逃出去的愚蠢念头。”

“等一下，我能不能见见玛格丽特？”流夏还是想确认那位伯爵小姐的平安。

“十分钟后下楼来用早餐，到时你就能见到她。”说着，他把还没抽完的香烟朝着某个方向一弹，红色的火光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稳稳地落在了烟灰缸里。

米兰特离开没多久，就有一位体态丰满的意大利女人走了进来。她将一套橘色的衣服递给了流夏，面无表情地开口道，“流夏小姐，我是凯瑟琳。少爷吩咐过了，今天你就穿这个颜色。”

流夏不大情愿地接过了衣服，心里不免嘀咕了一下，看他自己搭配的颜色倒挺有品味，怎么这件衣服的颜色挑得这么俗气？唉，算了算了，反正自己现在是阶下囚，还想这么多干什么，总比让她穿着睡衣出去好吧。

正打算换衣服时，流夏愕然发觉那位凯瑟琳还站在她的面前，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凯瑟琳，我要换衣服，能不能请你出去一下？”她微微扯动了一下嘴角。

凯瑟琳还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少爷吩咐过了，我必须在这里看着你换完衣服，免得你要花样。”

“你……”流夏一时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请快点换完衣服，不要让少爷等太久。”凯瑟琳的眼底飘过了一丝讥笑，“如果是害羞的话，那就大可不必。你身上的这套睡衣也是我昨晚亲手替你换的。”

尽管对方的态度并不客气，但流夏听到这句话却是小小松了一口气，还好还好……昨天的状况总算还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

走下楼的时候，流夏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餐桌旁的玛格丽特。之前还对她颇为反感的伯爵小姐此刻见到她居然眼圈一红，像是委屈地要哭了出来。流夏心里一软，快步走到了她的面前，急切地问道：“玛格丽特，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玛格丽特噙着眼泪摇了摇头，喃喃低声道：“老师……这里到底是哪里……我想回家……”

“没事的，玛格丽特。你很快就能回去的，不用害怕。”流夏忙将她搂到了怀里低声安慰着，心中也不由生出了几分感慨，别看这小女孩平时刁钻又腹黑，可说到底毕竟也只是个八岁的孩子啊。

只不过，凭玛格丽特的聪明机智，昨晚应该明白当时的处境才对，可为什么她还要承认自己是伯爵的孩子呢？

“你的老师说得一点没错。”米兰特轻笑着端起了精致的瓷杯，“只要你的父亲乖乖将那幅画拿来，我就会放你回去。啧啧，我要是有你这么可爱的女儿，一定愿意拿出所有东西来交换你。我相信你的父亲也会作出一个明智的决定。”

听完他的话，玛格丽特低下了头，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古怪。

流夏神色复杂地看了看她，很快又转开了目光，将视线投向了远处。

这里的客厅采用了全开放的装修风格，透过明亮宽敞的落地窗，可以一眼望到无边无际的蔚蓝色大海。海风徐徐吹来，夹带着地中海特有的潮湿咸味，不时还有洁白的海鸟调皮地掠过窗子，仿佛在进行着一场互相追逐的游戏。

“哦，对了，我还要送你们一件礼物。”米兰特的话音刚落，就有两位年轻男子走上前来，迅速地在流夏和玛格丽特的手腕上各安上了一个东西。

“米兰特，你要干什么？”流夏看着自己手腕上那个类似镯子的金属物，没来由地感到了一阵不安——这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别那么紧张，说了这只是一件礼物。”米兰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那颗泪痣更加妩媚动人，“不过这件礼物在你们离开这栋别墅两百米的时候——就会砰一下炸掉哦。”

他发出砰的声音时，玛格丽特的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

“米兰特少爷，你的行事风格还真是无下限。”流夏边说边用手转了转那个镯子，发现根本无法取下来。

“所以你们只要乖乖待在这里，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当然，如果你想要硬掰开它，它也有可能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米兰特对流夏的讽刺并不以为然。

就在这个时候，佐拉匆匆走了进来，弯腰在米兰特的耳边低语了几句。略带诡异的笑容，渐渐在后者的脸上层层荡漾开来。

米兰特一口饮尽了杯中的咖啡，又看了看流夏，在起身朝露台走去前还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书上说今天橘色是我的幸运色，果然一点也没错。”

听他这么一说，流夏这才发现原来玛格丽特居然也同样穿着橘色的衣服……

她的额上顿时出现了几道黑线，难不成——这就是米兰特少爷让她们穿这种颜色的原因？

别墅外的露天平台是用昂贵的上等橡木铺就而成，光洁的木板地面上摆放着几把工艺精致的法式铁艺椅子，白色的墙面上爬满了金黄色的意大

利腊菊，在空气中散发着蜂蜜般浓郁的甜香和葡萄酒般醉人的芬芳。这是在地中海常见的一种植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只要有阳光，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生长。

“姐姐那里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或许就能知道A的真面目了。”米兰特随手又点起了一支烟。

佐拉的笑容比月见草上的露珠还要清澈：“如果运气够好的话。”

“这就交给姐姐她们去解决吧，我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得到那幅画。”米兰特优雅地吐出了一个烟圈，“通知洛伦佐伯爵了吗？”

“这件事我正打算和你说，那位洛伦佐伯爵目前好像不在罗马。”佐拉迟疑了一下才开口。

“哦？”米兰特挑起眉毛的样子颇具危险性。

“我们暂时还没查到他去了哪里，不过我想他应该很快会知道这件事。”佐拉又补充了一句。

米兰特并没有说话，只是若有所思地望着在海面低低盘旋的飞鸟。

“对了，少爷，那个叫流夏的女孩你打算怎么处置？”佐拉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道，“我并不认为你把她也抓来只是为了好玩。”

“那个女孩吗？我还是觉得她可能和EE的杀手有关。”米兰特半眯起了眼睛，唇角浮现出邪恶的笑容，“不过，既然是那个人的女儿，我自然会为她安排一些特别的节目。”说着，他将还在燃烧着的烟头随意摠在了一朵蜡菊上，只听哧的一声轻响，那金黄色的花瓣上顿时被烧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黑洞。

此时，罗密欧也刚悄悄返回了阿方索伯爵的城堡。由于他身份的特殊性，来这里的次数都是屈指可数，而每次到来也是神不知鬼不觉。除了伯爵本人，丽莎管家和玛格丽特以外，城堡里几乎没有人见过他的出没。

“罗密欧，你去追查了一个晚上没有任何收获吗？”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就连丽莎也失去了一贯的镇定。

“那些绑匪可能已经离开了罗马。”罗密欧边说边坐到了阿方索的书桌前，随手翻着桌上的一些东西。

“幸好你在那两个保安醒来之前先到了美术馆，不然他们一报警的话就糟了。”丽莎顿了顿，镜片后的眸光一闪，“那两个保安，你有没有搞定？”

“放心吧，那两人绝对不敢说什么，昨晚的事他们已经忘记了。”罗密欧的暖金色头发在柔和的光线下闪耀着美丽的光泽，看上去令人觉得无比温暖，但实际上却像是隔着玻璃的阳光，温度永远停留在表面，仅仅让人能够分辨出那里存在着温差，而永远无法真正地温暖人心。

“绑匪留下信息要老大用那幅花神换玛格丽特，说不定和玛德琳娜的组织有关。”罗密欧十分敏感地联想到了这个方面。

“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到底要不要通知伯爵先生？”丽莎的神情变得焦急起来，“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也不知道小姐现在怎么样了。”

“先不要通知老大，别让他在这个时候分心了。而且绑匪的目的是那幅画，玛格丽特应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罗密欧摇了摇头，又环视了一圈房间，“老大这么疼玛格丽特，说不定在这里能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罗密欧，伯爵先生这次去那不勒斯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有什么重要的事会让他亲自出马？”丽莎抬起头盯着他的眼睛，“说实话，这次伯爵出门后我心里一直感到有点不安。以前他出门时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所以还真有点担心。”

罗密欧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西西里那里的确出了点事。丹特被玛德琳娜的人带走了。你也知道丹特这个家伙什么都不错，工作也卖力，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花心。他居然和玛德琳娜组织里第三把手利奥的妻子搞在了一起。对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结果两人在发生争执的时候，他失手杀了利奥。现在西西里的EE成员也大量拥入了那不勒斯，如果老大不亲自去搞定，恐怕一场大规模械斗难以避免。”

“有这回事？”丽莎显然吃了一惊，“但是伯爵亲自去，不怕暴露他的身份吗？”

“组织里知道老大的身份的人，只有你，我和帕克。老大这么谨慎的性格是不会那么轻易暴露行踪的。”罗密欧说着顺手又翻了翻书桌上堆放着的一些东西，眼前蓦然一亮，低声道，“咦？老大怎么在这里放了个GPS全球

定位系统接收器？”

丽莎反应也是极快：“这会不会是什么线索？”

罗密欧思索了几秒，嘴角轻轻一扬：“老大向来心思细密，这个定位系统说不定和玛格丽特有关。用定位系统来锁定玛格丽特的位置以防万一，也的确像是他的风格。”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小姐去年生日的时候，伯爵好像是送了她一条项链，并且要求她除了洗澡外都不能取下来。”丽莎也忽然想起了这件重要的事。

“难道定位系统就在那条项链上？”罗密欧转了转眼珠，露出了一抹圣母般恬静的笑容，“不管怎么样，去那里看看也好。”



与少年杀手的相逢

夜晚的第勒尼安海，看似平静又暗流涌动。在银色月光的映照下，一望无际的海面上闪烁着迷离深邃的波光，就像是无数星星的碎片同时坠落在这片深沉的蓝色里，营造出了一种神秘奇妙的美丽。而在更遥远的海平线，那片没有被月光照射到的地方，却依旧被浓墨般的黑暗所笼罩着，望不到尽头。

随着一阵哗啦啦的水声响过，不远处的海面上竟然冒出了一个年轻男子的身影。他的身形挺拔修长，流畅的身体线条完美得无可挑剔，双腿更是柔韧有力，充满了豹子般敏捷的爆发力。如水的月色仿佛为他的全身笼上了一层朦胧的光晕，远远看来，就像是罗马神话里诞生的海神尼普敦，令人惊艳到无法呼吸。

此时的流夏正无奈地坐在沙滩上，郁闷地看着那位忽然冒出来的伪海神大人。

这个古里古怪的米兰特少爷，喜欢夜泳又何必非要把她拉来做陪客。现在的她和他，可是肉票和绑匪的关系啊……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趁着他在海里畅泳的空当，她早已飞快将前后左右打量了一圈。尽管他们的人并不多，但自己手腕上的这颗定时炸弹却是令她动弹不得。

——也只有这个变态的男人才能想出这种变态的招数。

就在微微侧过头的时候，流夏忽然感到了远处似乎有道目光正注视着自己。她敏感地抬头朝那个方向望了一眼，却发现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看来是自己太过紧张了吧。

米兰特已经擦着湿漉漉的茶色头发朝她走了过来。他那流畅有力的腰部曲线收得恰到好处，透明的水珠慢慢滑过他那紧致光滑的小麦色肌肤，在淡淡银光下闪烁着晶莹的色泽，恍若钻石般令人目眩神迷，勾勒出了一一种无与伦比的性感。

流夏的目光刚对上他那裸露的胸膛，立即就转变了方向，投向了没有焦点的远方。

“怎么看上去脸色很差？不用担心，这里离我的别墅还不到两百米，你的小命还很安全。”他促狭地笑着，“不过，如果你想逃跑的话，那我就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

流夏沉默了几秒，又低低开了口：“玛格丽特还是孩子，请你的手下不要吓着她。”

“我怎么会舍得吓她呢？只要她父亲把那幅画拿来，我就会立刻放了她。”米兰特将毛巾随手一扔，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是吗？那么希望你到时真能做到，拿到了画就放我们走。不会再耍什么花招。”流夏伸出了手指在沙滩上无意识地画着。

米兰特的眸光一暗，脸上瞬间掠过了一丝深沉又危险的表情：“我们？你弄错了吧。我只会放了她。”

流夏的身体一僵：“你是什么意思？我只是个普通人，根本没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我们家里没有名画也没有那么多钱赎我！”

“你的确是个普通人，不过，你的男朋友托托可不是个普通人哦。”米兰特挑着眉的样子犹为邪恶。

“你……别去骚扰他。”听到托托的名字，她的心蓦的一阵刺痛，想到了那

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那股激荡的疼痛竟然让她有种说不出的窒息感。

米兰特颇有意味地瞥了她一眼，“我也不打算去骚扰他。几十万，几百万在我眼里都不过是个数字而已，可有些乐趣用钱也买不来的。”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如果是因为上次的事情而对我怀恨在心的话，你的心眼未免也太小了。你是个男人，请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听他那么一说，流夏也急得口不择言了，这个变态的家伙，到底心里在想些什么？

“你……说我幼稚？”米兰特不着痕迹地敛了笑容，灰色瞳人阴冷得仿佛瞬间结了冰，冒出了丝丝寒气。

“难道不是——”流夏的话还没说完，就忽然被一股大力猛地搥到了沙滩上。柔嫩的背部和粗糙的沙地直接撞上，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令她忍不住皱了皱眉。

不过，疼痛倒是其次。

更让她感到危险和不安的是两人之间的距离。

他正从上而下地俯视着她，脸上泛着一种奇怪的神色，乍看上去似乎若隐若现，仔细再看却是比月色更加朦胧难辨。那是，无论怎样都看不明白的神色。

这样接近的距离，她几乎已经能感觉到对方炽热的呼吸。

“我真的——很讨厌别人将那个词用在我的身上。”他轻扯了一下嘴角，语气平静却足以能听出恼怒的情绪。

“你这样又算什么？有本事就别趁人之危。”此刻无力反抗的流夏实在是不甘心，要不是自己被注射了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她又怎么会处于下风。

米兰特的唇边飘过了一丝讥笑：“难道你不知道，趁人之危才是报复的最好时机吗？”说着，他的手更加用力地抓住了她的肩膀，令她能完全受制于他，同时用轻佻的目光掠过了她因恼怒而涨红的面颊，暧昧万分地轻笑了起来，“这个时候如果不做些什么，好像有点可惜了。”

流夏的脸色顿变，尽量镇定地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中国有句话叫盗亦有道，就算是做绑匪，也应该有自己的规则吧？”

“规则？”他半眯起了那双灰色的眼睛，“这又是个让我讨厌的词。”

流夏心里突突直跳，一时也不知接下来该如何应付。在拼命思索着对策的时候，她的手无意识在沙堆摸到了一样东西。

“流夏，你说了太多我讨厌的词，或许真的应该惩罚你。还是说，你是故意为了让我惩罚你才说这些的？”他不怀好意地笑着，低下了头渐渐逼近她的脸……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流夏深深吸了一口气，趁着他启唇轻笑的时候，眼疾手快地将那样摸到的东西迅速塞到了他的嘴里！

这个突如其来的袭击令米兰特猝不及防吃了一惊，尽管他的反应极快，但某个尖锐的不明物体已经更快地夹住了他的舌尖！

不远处的佐拉立即箭一般地冲了过来，出现在眼前的是令他目瞪口呆的一幕。

有人为了耍酷，或许会在舌头上挂个东西玩一回非主流，可米兰特少爷的嘴上却挂了一件更加匪夷所思的东西——哇！居然是一只生龙活虎的螃蟹！更要命的是，这只螃蟹虽然看起来个子不大，力气却是大得很，那只粗壮结实的右钳子紧紧夹住了他的舌尖，死活就是不松爪！

米兰特的脸色因为疼痛而开始变得发白，想要将这元凶硬扯下来又担心赔上自己的舌尖，但要等它松开钳子又不知要等到几时。难不成真要教育它——夹人是不对的？谁也想不到，天不怕地不怕的黑帮少爷居然被一只螃蟹给难倒了……

流夏早就闪到了一旁，在心里已偷笑了无数遍。

螃蟹大人啊螃蟹大人，出现的真是太及时了！

还好佐拉及时回过了神，不顾仪态地硬是将米兰特的半边脸摁到了海水里。螃蟹遇到了水，果然就慢慢松开了钳子，大摇大摆地游走了。米兰特少爷这才从苦难中解脱了出来，他轻轻揉着自己饱受摧残的舌尖，用像是要咬人的目光瞪了流夏一眼。就在流夏以为自己将要大难临头的时候，他却极其诡异地笑了起来，那笑容让她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流夏，我会把你带回那不勒斯。”他的声音因为舌尖受伤听起来和平时